



鸾凤和鸣

下

雪山小小鹿·冰蓝纱·殷寻 联袂推荐

一段轻松诙谐的仙侠情缘
从天真少女到倾国皇后的华丽蜕变史

一品红文 隆重登场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二分之一 A 著

鸾凤和鸣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二分之一 A 著

目录

- 1/ 第十一章 飒爽爽巾帼挂帅四海平
- 35/ 第十二章 秋瑟瑟战场热血初沸腾
- 67/ 第十三章 雪纷纷常陵一曲绝尘去
- 84/ 第十四章 火腾腾百鸟朝凤万兽临
- 115/ 第十五章 月朦朦大帅女贼初相见
- 149/ 第十六章 轰隆隆百年大厦一朝倾
- 183/ 第十七章 誓旦旦天下为聘夺君心
- 210/ 第十八章 慌兮兮母子平安捷报传
- 240/ 第十九章 险重重过关斩将名远扬
- 265/ 第二十章 欢喜喜神仙美眷百年长
- 286/ 后 记





第十一章 飒爽爽巾帼挂帅四海平

天色将明，又是新的一天，昨天为止，边关已经收复了七个州郡，还差苍城和其附近一个郡了，希望天亮了，就能得到好消息。

这几天由于战事吃紧，几乎天天都上朝。

虽然那些大臣们吵吵嚷嚷，不能提供太高明的建议，但是让他们知道，他这个皇帝用人得当，指挥有方，也是必要的。

但是今日的早朝似乎气氛有些不太对，袁刘两家的明争暗斗虽然还在继续，表面上却基于“国难当头”这个原则，不会在朝堂上表现得太明显。

这几天的观察下来，他们心目中的这位二十五岁的“小皇帝”，似乎也并没有以前看起来那般懦弱。不然，他怎么知道金矛王爷的病已经好了，并且已经到了可以统领三军的地步？

那之前，刘家怀疑过，特地派人去查过，却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这“小皇帝”一出马，人家就死心塌地，统帅三军打仗去了。堂堂“战神”，让他当个副帅，人家都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这其中的猫腻，有脑子的人，恐怕想想以后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这小皇帝要嘛不出马，一出马便抓了个大的。

金矛王爷啊，刘鉴雄就算是清醒着的时候，都要让他三分。

这个小皇帝，居然把人家当副帅使，人家还死心塌地地帮他打胜仗——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最近的捷报是因为那位平时不声不响的常陵王所为。

关于常陵王逼宫的事情，早就在京城传开了。

当然，这也是玄墨授意的，他要让玄尘回来的时候，一点民心都不得。

既然已经坐上了这个位置，他就不会再念什么血肉亲情。

要玩手段，他奉陪。

然而暗中捣乱的人，似乎并没有这样容易放过他。

下朝以后，田家几位大家长忽然集聚政和殿，要求——进宫给太后请安。

之前把太后软禁在慈宁宫，后宫之事交给皇后，是让太后亲自下旨办的。

当时刘鉴雄刚刚陷入重伤昏迷状态，太后和刘鉴雄的关系，在朝野上下早就公开的秘密。

因为情郎，伤心担忧，偶尔出宫去探望一下，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怀疑。

但是，如今一个月都过去了，这些田家人，怎么忽然想起要探望一下“病中”的太后了？

玄墨皱了眉头：“太后身子有恙，没有精力见客，要是你们这么多人进去恐怕打扰她静养。”

虽然有柳眉和烟翠在太后身边，不怕出什么乱子。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是？

如今内忧外患，已经够乱了，难得田家如今表示归顺自己这边，也难得三大家族之中唯有田家目前勉强算得上是中立。

若是田家也参与争斗，如果田家倒向刘家那边，要吞并掉袁家，恐怕不是什么难事。到时候，两家坐大，势必影响到自己这边。不管刘鉴雄是不是昏迷，太后的势力，也够他瞧一瞧的了。

如今袁刘相争，他还可以似模似样做个中间人，如果田家和他这个皇帝争起来，这大魏，可真的要乱成一锅粥了。

“既然如此，就让国舅和海棠去探望一下太后吧，太后娘娘素来喜欢海棠，说不定见到她，太后老人家的病，都能好一些呢。”立刻有人提议。

玄墨心中冷笑一声，原来，他们是早就想好了说辞了。

国舅是太后的亲哥哥，田海棠是他最小的女儿，今年刚满十三岁，之前他也见过，也算得上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深得太后喜欢。

照太后的意思，等这姑娘及笄，就给常陵王做王妃，可以说，是内定的常陵王妃。总之是好的，她喜欢的，总喜欢全部送给玄尘就是了。

玄墨心中苦涩一笑，对着国舅道：“如此，下午带海棠进宫吧！”

再推脱，只能让他们的疑虑加大，一旦有了疑虑，将来的事情便不好办了。

好在他们提了海棠，让他有时间去拖延准备一下。

“是！”田家人顿时没了异议，一个个告退，等着下午进宫了。

事实上，他们早就得到了太后可能被软禁的消息，不过还是去核实了一下。调查几日，发现慈宁宫的宫人似乎确实都被换了才一个个有些着了急。

若这是真的，那么，皇上怕就是想铲除田家了。

摄政王还在昏迷之中，刘家恐怕也不能幸免。

剩下的袁家，势单力薄，倒下也是迟早的事情。皇后和皇上不和，朝野上下哪个不知，谁人不晓？

如今皇上却忽然放手让皇后管后宫，虽然是太后的旨意，但是现在想想，太后对皇后还没有那么喜爱吧？

事实上，田家人心中有数，若不是刘鉴雄的关系，太后对皇后，甚至是有些厌恶的。

好在当年皇后要嫁的是皇上，若是常陵王……

算了，大家心照不宣吧！

这是太后被软禁以后，玄墨第一次来到慈宁宫。

不是没想过来，只不过，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来。

幸灾乐祸地过来冷嘲热讽，还是跑到这里来逼迫寻求当初缺失的母爱？

两个其实他都不想做。

太后偏心是一回事，但是自己身上始终流着她一半的血。真的对她下狠手，说实话，自己不能做，或者，也不会去做吧？

但是，自己却也从来没希望从这个母亲身上得到所谓的“亲情”。

心，早就死如灰。

但是今日，他必须来一次，被逼到了这个分上，即使心中有几千几万个不愿意，他还是必须来。

他很好奇母后的态度，是叫嚣怒骂，还是苦苦哀求？

也许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把她当做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的吧？

所以此刻，他进慈宁宫的心态，竟然如此平和，不起一丝波澜。有的，只是一些感叹。

十年了，隐忍十年，深邃的心机，用来对付的，却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样的事情，放谁身上，都会换来一阵唏嘘吧？

“参见母后！”他进门，行礼，一如往昔。

太后冷哼一声：“哀家养的好儿子啊，知道来看哀家了吗？”

玄墨立起身子，对于太后的讽刺，充耳不闻，只是看向烟翠和柳眉：“太后最近身子可好？”

“很好！”柳眉轻声回答，“一日三餐，睡得也极好。”

“那就好！”玄墨点点头，“下午国舅和海棠回来探望母后，母后应知道该怎么应付吧？”

“哼！”太后不屑地翻个白眼。

玄墨嘴角弯起一丝笑意：“母后，亚父还躺在病床之上，朕每日都让御医过去探望，相信只要母后诚心祈祷，亚父的病，一定能好起来的。”

太后脸色一白，这话的威胁意味太过明显。

“你把他怎么了？”从重伤到昏迷，现在想起来，确实可疑。

玄墨依然在笑：“御医说，亚父的伤势稳定，只是短期内不会醒来，至于有无生命危险……”

他低头，顿了顿，再看看太后：“母后想必这几日，在宫里没少为亚父祷告，朕想，若是母后的祷告够诚心，上天一定会听到，保佑亚父无恙的。”

太后颓然地坐到椅子上，沉吟半晌，才道：“要哀家怎么做？”

“母后应该知道分寸的。”玄墨眸中映着笑意，状似讽刺。

“哀家如何知道？！”太后有些负气。

“朕一直以为，母后是个很聪明的人！”

“你……”太后气极，有些语塞。

玄墨不想再纠缠下去，看着太后，也不说话，似在等待她一个回答，好让他做出决定，如何对付刘鉴雄。

即使太后和刘鉴雄还在赌气，但如今面对的是刘鉴雄的性命，太后不得不顾忌。再说之前的事情，现在转念想想，未必不是一个陷阱。

哪里有这么巧，玄墨开始反攻，江晚月就出现在了刘鉴雄和她身边？

“好，田家的人不会找你麻烦！”太后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从牙缝里蹦出来。

“如此，朕就放心了。”自始至终，玄墨没有自称过一句“儿子”。

面对一个完全没有将你当做儿子的母亲，“朕”才是最好的称呼。

“哀家没有看错人，终究是养了个白眼狼！”太后眯起眼睛，话语之中的恨意深重，“当初哀家就不该求王爷放你一条生路，就应该让你死在回京的路上！”

玄墨心中一寒，忽地失笑：“这就是你对待亲生儿子的好？你对他的好，就是让他活着，哪怕是跪着，被人关着，被人吊起来打，只要活着，你就觉得你对你的儿子已经足够好了，是不是？”

“那你还要怎样？”太后吼叫起来，“你已经拥有了那么多，人的福气是有限的，欠了别人的东西，自然是要还的！”

“欠，母后，朕很想知道，朕到底欠了谁的？”虽然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但是不是太后亲口说，玄墨估计这辈子都不会甘心去承认。

“你心里清楚！”太后冷哼一声，“你拥有的太多了，有些人生来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说哀家对你不好！”

心，一点点地冷却，化成水，冻成冰。

玄墨多希望，太后此刻不过是在讲气话，可是不是的，他清楚地知道，太后讲的都是大实话。

从小到大，她就是感觉自己获得的太多了，而另外那个人，得到的太少。所以自己必须欠他的！

“朕真的拥有很多吗？”玄墨的眼神慢慢迷茫，随即冰冷。

“你从小有父母疼爱，七岁就登上帝位，受万众景仰。”太后理所当然地道，“你出生就是太子，得到你父皇所有的爱，什么都给你最好的。你可以拥有后宫佳丽三千，那些大臣一个个恨不得把自己的女儿都送给你享用。”

“所以，我就欠了你另外一个儿子的，是吗？”玄墨此刻是真正在笑，不是讽刺，却有点像自嘲。

“难道不是吗？”太后的固执让人心更寒，“玄尘生来没有父亲，没有父爱，难道我这个做母后的不应该多给他一点爱吗？他生来只能住在幽尘居，当个闲散王爷，不像你拥有无上的权力，能接受大家的景仰……”

“够了！”玄墨一拍桌子，“玄尘今日所遭受的一切，不都是你这个当母后的造成的吗？是你无法给他一个光明正大的父亲，是你既无法给他名义上父亲的父爱，也不能让他叫生父一声父亲，给他如此尴尬身世的人，难道是我吗，我亲爱的母后！”

太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忽地跳了起来：“你说什么，什么名义，什么生父？！”

“母后，全朝野的人知道了，唯独你还以为隐瞒得很好。”玄墨叹息一声摇头，知道要改变她的想法基本不可能，只能冷笑一声，“母后，你好自为之吧，如果这次你有诚意，朕可以保证你在慈宁宫颐养天年！”

转身，对于这冷冰冰的慈宁宫，他毫无留恋地大步离去。

“咣当！”瓷器破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玄墨足下一滞，也不回头，只是用很平淡的语气道：“母后，朕还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其实，朕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父母双亡了，而玄尘，却父母健在。”

说完这一句，不等太后有任何反应，他已经足下一点，快步到了慈宁宫门口。

天机老人的轻功，果然还是很好用的。

出得慈宁宫，玄墨深吸一口气，果然不管哪里的空气，都比慈宁宫来得清新。

一直以来，他以为母后以前那些说玄尘多么可怜，而自己却拥有这么多的话语，只是为了骗他对玄尘好一些。

到了今天才发现，原来不是的。

母后心中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她就是觉得自己得到了太多，而玄尘得到的太少，所以他就必须欠玄尘的！

呵呵，多么可笑！

一个父亲早逝，有母亲等于没有母亲的孤儿，在母后眼中，居然比父母双全，父母都全心全意为他付出的孩子要幸福。

原来他比玄尘幸福，就因为七岁之前他得到了母后仅仅是尽责的母爱和父皇无上的宠爱，所以，他就欠了母后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抢走了另外一个孩子母爱？

他从玄尘手中，将母后抢走了七年，母后是这样认为的吗？

原来，母后连一点点爱都吝于给他，哪怕只是一点点她都觉得是浪费，是从玄尘身上剥夺来的，不是属于他的。

所以，他要还给玄尘，所以，他欠了玄尘！

可即使这样，父皇并没有欠母后的，当年对母后的独宠，朝野上下谁不知道？

即使她对父皇没有爱，至少也应该感恩。

当年多少人反对父皇立她为皇后，多少争论，多少压力，父亲都顶过来了。

而自己，即使不算她和父皇爱的结晶，那至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经过十月怀胎，经过生产的疼痛。

难道，她竟然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原本还抱着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刚才那些话消弭于无形。他是不是该庆幸，至少母后还没有丧失人性，至少还知道在情郎面前保住亲生儿子一条性命？

或者因为这样，他就不该再去恨这位只生了他却不曾养他的母亲。她对他的母爱，就等同于给他生命，他活着，就是她给他全部的爱，至此，无其他。

而对于另外一个儿子，不光要留着他的命，还要给他地位、权势、金钱、美女，所有她认为好的东西，不管他想要不想要，都要给他。

抬头，不知何时，已经到了冷宫门口。

此刻的玄墨，什么都顾不上，宫规礼仪，统统抛到脑后，只是想要见那个人，那个唯一可以让自己得到温暖的人。

推门进去，姬小小正在给萧琳上药。

“你怎么来了？”她回头，有些诧异。

因为萧琳和宫里耳目众多的关系，玄墨很少白天来。

但是现在，是大白天，而且快中午时分了，他不怕送饭的小太监看到？

“唔……”还没诧异完，姬小小只感觉身子被人一拉，便投入了一个怀抱。

这怀抱不算很温暖，大热天，居然还有些发冷，浑身都在颤抖。

“你……”刚想要挣扎一下，却听得耳边传来呢喃：“别动，让我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我好累……”

现在的境况其实不允许他累的，可是一看到姬小小，他浑身的疲倦感顿时毫无阻挡地涌上来，再也忍不住想找个人靠一下。

怀里女子的体香很好闻，有种提神醒脑的作用，让他渐渐有了些力量。

在任何人面前，他都要坚强，只有在小小面前不需要。

姬小小不动了，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玄墨。

软弱，疲惫，好像无所依靠，身上那种寂寞的味道，让人有种泫然欲泣的冲动。

没来由的，她鼻子发酸，有些想哭。

忍不住，伸手，环绕住他的背，紧紧地搂住，不发一言。

好像这样，就可以将自己的力量传递给他，那种遗世独立的味道，让姬小小无端有些害怕。好像抱着自己的男子，会飘走，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抓不到。

她从来，没有这股害怕过。

“不怕，有我！”忍不住，她轻轻冒出一句，仿佛夏季午间的清风，淡淡扫过玄墨的耳边，“我会保护你的，别怕！”

她重复着，仿佛只是为了让他相信。

天地之间，一切都淡去，只留下冷宫之中拥抱的一男一女。

静心苑的槐树上，飘落片片槐花花瓣，仿佛雪片，绕着他们飞舞。他们的世界只有彼此，再也容不下其他。

他们的身边，站着一个女子，愣愣地看着院中相拥的男女，眼神由震惊到悲哀，终究，慢慢散去，什么都没有留下。

八月十五，中秋节，秋高气爽。

分明是个团圆的节日，不过魏国境内，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几十万大军远征，又有多少家庭可以团圆？

皇宫之内，也没有设宴，只是各宫嫔妃在后宫设了家宴，由皇后来主持。

自古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中秋月圆之日，其实算起来，是女人们的节日。

特别是如今国难当头，有抱负的男儿都上战场去了，只留下女人们独守空房，日日盼夫归。

玄墨让皇后将朝中留守在家的武将妻儿接进宫来一起过节，抚慰一下他们的心，也顺便收拢人心。

而请他们的妻儿过来参加宴席，自己正好可以有借口正大光明不参加。

皇后好歹是大家闺秀出身，虽然性格刁蛮一些，场面活做一下还是问题不大，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玄墨就不出现了，一来，这些都是留守的女眷，他作为男子，理应避嫌。二来，这些女眷的丈夫都不在家中，若是看到皇上和皇后伉俪团聚（虽然未必情深），未免触景伤情。三来，这一条他没有和皇后说，是自己的私心。

他不想和皇后一起过节，他想跟另外一个人一起过。

幸好上次去静心苑他没有带任何随从，不过这事终究是瞒不住的，后宫之中鲜少有秘密。不过皇后忙着，太后被软禁了，其他的妃子正在被打压，暂时也就没有人去冷宫挑衅。

但冷宫的人，都眼巴巴看着呢。

虽然在姬小小进宫之前，玄墨并没有表现出他有多宠姬贵妃，因为常常都是姬小小直接把他“抢”回宫的，而玄墨没有反抗。但皇上既然亲自去了冷宫，或者，真有变数也说不定。

毕竟现在姬贵妃的义父在前线打仗，即使从国事角度看，如果姬贵妃能回长乐宫，对他老人家也是一种宽慰。



因为如此，玄墨已经是十来天没有到过冷宫了，当然晚上除外。

正好有国事战事繁忙这个借口，他顺便提了一下要禁欲，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国家大事。

况且，外面打仗的士兵们，不都在禁欲吗，他这个做皇帝的，也应该有难同当不是？

这话传出去，宫里的嫔妃们也就都不敢闹腾了。她们只是普通女人，怎么可以跟国家大事相比，不是？

一闹腾，还会被冠以一个不识大体的名声。

至于后宫两位掌权者——太后据说病了，前几天国舅大人带着他家最小的女儿还进宫探病了，据说确实病得有些厉害。

而另外一个人——皇后。

她可是巴不得皇上一个女人都不要宠，整个后宫只有她生的一个儿子，那就最好了，正合了她的心意。

对于姬小小，因为暂时拿她没辙，又抓不住她的小辫子（即使抓到了，估计也没辙），目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

反正这女人收下了自己的香囊，再说了，即使没有香囊，以她冲动的个性，即使有了孩子，估计也会被她折腾得没有吧？

月色很好，玄墨穿过杂草丛，已经是静心苑门口。

现在大家的心思都被聚集到凤仪宫去了吧，这边似乎关注的人并不多。但是中秋节皇上在哪里过节，估计这本来就是很敏感的话题。

就让他们的皇上，失踪一阵好了。

如果没有当初玄尘带着黑旗军出来搅和，恐怕他现在更是可以肆无忌惮一些。但是现在，该忍的地方，总还是得先忍着，不过即使真的撕破脸他也不是很怕。

如今大魏三军，毕竟还是听金矛王爷的，玄尘手上只有一支黑旗军。虽然是精英，可是终究是寡不敌众。

但是隐隐地，他感觉玄尘要的可能不只那么简单。十万人的黑旗军可以在大魏掀起风浪，却未必能成什么大事。

好在捷报传来，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苍城的准备，不日大概就可以收到捷报了吧！

苍城易守难攻，好在有金矛王爷在，他对那边的地形十分熟悉，玄墨心中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一仗，打了也有一个多月了，战场上反反复复，让人忧心。

也罢，今朝有酒今朝醉，玄墨苦笑一声，推门进去。

幸好有她，幸好有小小！

“你来了！”还是那句话，姬小小和小红几个正看着摆好的香案，看到他，不由叫起来，“原来这里还有这样的风俗，拜月亮，好神奇。”

在点苍山上都是男人，而且天机老人素来不注重这些节日，所以对于拜月，姬小小自然是从来没看到过。

“你们忙，我看看就好。”玄墨笑笑，看着眼前的女子大眼睛中充满着一闪一闪的光芒。好希望，这样的光芒能在她眼中闪一辈子。

“对了，香玉姐姐拿了桂花酒过来，可香了。”姬小小指指桌上的酒壶和酒杯，“要不要喝一杯？”

玄墨也不客气，走了过去，小红忙上前倒上一杯。

萧琳站在姬小小身边，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一次，她并没有再去拉玄墨的衣袖，好像自从上次玄墨出现在姬小小面前紧紧相拥以后，她就再没有犯过痴傻，甚至也不见她坐在烈日下痴痴傻傻地看着门口。

只不过，她变得越发寡言少语，姬小小几次想开口问，却不知道第一句该说什么。

算起来，好像自己骗了她呢？

每一次，她都以为玄墨要找的人是她，结果，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紧紧抱住的，却是另外一个女子。

姬小小每天都要拼命拼命地忍住，才不会去问这个问题。

她以前，从来都是直爽的女子，心中有什么就问什么。但是现在，她觉得不该问，这个问题好像真的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了。

这种感觉好难受。

“好了，香也点上了。”反观萧琳，这几天整个人平静得如无风的湖面一样。

四个女子走了过来，一起行礼，参拜上苍。

四个女子，姬小小只是觉得新奇好玩，将许的愿望念了出来：“我希望能早点见到师父，还有师兄他们。希望玄墨每天都能很高兴，金玲和小红也能每天都很高兴，希望玄尘……呃，希望他不要受伤，早点回来弹琴给我听。”

玄墨有些哭笑不得，她这是要所有她身边的人都高兴呢，这愿望真是……

还好，她把玄尘给排到了最后，不过自己好像还是在她师父师兄后面嘛。

算了，不计较了。

看另外三个女子，都是默默地拜着，谁也没有说话，不知道她们许的是什么愿望。

良久以后，姬小小主仆三人退了下来，坐到桌边，却只留下萧琳一个人，对着月亮出神。

“琳姐姐，你许什么愿望这么久？”姬小小有些好奇，将这几天萧琳奇怪的样子也抛诸了脑后。

“许了三个。”萧琳淡淡地开口，“愿孩子健康活泼，愿君王岁岁常见，愿大魏国泰民安！”

这话一出，另外三人还算好，玄墨的脸色，顿时就起了变化。

这三个愿望……是当年萧琳怀了身孕以后，恰逢中秋佳节，当着他的面所许下的。



即使其他的事情都忘记了，这事，他不会忘。

那个时候的他，以为穷其一生，也无法找到和自己心灵契合的女子，所以因为有了萧琳，他也算有些宽慰。没有与自己灵魂契合的女子，却也有一个温柔体贴，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的妻子，也算是上天待他不薄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上天要继续厚待他，赐给了他姬小小。

这个女子，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那里太小，只容得下一个人的位置，而且他也不想别人进来，挤走目前心中的那个人。

然而萧琳说完这些的时候，就这样转头看着他，眼珠一动不动。

发丝拂过她的脸庞，不再是当年的乌黑，夹杂着几根银发，飘动着。配上她单薄的身子，比起那年她因为有了身孕而略显丰腴的身段，再加上她此刻正在脱痂，变得有些粉红色的半边脸颊……

一切都显得如此幽怨哀伤。

情不再，心难留，容颜改，物是人非事事休。

微风吹过，空气中流转着压抑和悲哀的气氛，良久良久，一切都仿佛静止，沉默。

姬小小终于受不了，忽地站起身，起身就往外冲去。

“小小……”玄墨再也无法和萧琳对视，沉浸于往事之中，条件反射一样，跟在姬小小身后就冲了出去。

身后，萧琳看着迅速消失的两人，眼中最后一点点希望，也终究慢慢退去。

心不在了，强求何用？

有些记忆，是属于两个人的，有些记忆，恐怕只能由一个人来收藏。

“小小……”远处还传来玄墨微带惊慌的声音，好像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

幸好有天机老人给的轻功秘籍，不然他是无论如何都追不上姬小小的。

“小小，你等等！”玄墨紧赶着，却还是只能和姬小小保持那么一段距离，不再拉大却无法追上她。

看起来，自己的轻功果然还有待加强。

“小小，别跑了，等我一下！”还好这几日修炼了内力，也吃了不少大补药丸，不然照他们这样，把皇宫屋顶都跑遍了自己估计早就虚脱了。

“不等！”姬小小回头，看着他，嘴上虽然在赌气，可是脚步却还是慢了一点下来，站在屋檐中间的龙头雕刻上，气呼呼地看着他。

趁这个机会，玄墨猛提一口气，冲了上去，迅速拉住她的手：“小小，怎么忽然跑出来了？”

“我……”她不知道啊，她就是……就是觉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到外面透透气，我怕被闷死！”

她一跺脚。两边的脸颊都鼓了起来，红扑扑的，煞是可爱。

玄墨一愣：“喘不过气来？”

不会啊，冷宫的空气明明很好，人也不是很多，地段也很空旷。

“看看看，你怎么不继续去看啊！”姬小小继续跺脚，继续嘟嘴，说话也不经大脑，想什么就都说出来了。

玄墨还是有些愣神，说实在的，他女人不少，可是让他能真心去哄的女人不多……

呃，准确地说，不是不多，是从来没有。

那些女人反过来哄他都来不及，哪里还敢使性子让他来哄？

傀儡皇帝也是皇帝不是？

不过好在他不笨，所以他很快反应过来了，然后便笑了：“小小，你吃醋了！”

“我……”姬小小皱皱眉头，有些迷茫，“吃醋？”没错，金玲好像跟她说起过这个，但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喜欢我和萧琳说话，不喜欢我看她？”玄墨伸手，拥住她的肩，深吸一口气，“小小，对不起，我不是成心想惹你不高兴，也不是成心想去招惹那些女人的，我身不由己。”

姬小小心中某些地方，有些发软，语气也不再那么冲：“哪些女人，你说皇后还有那些妃子什么的吗？她们才没有惹我不高兴呢，我根本懒得去搭理她们。”

“因为萧琳和她们不同，是不是？”玄墨拥住她，缓缓坐下，“我欠萧琳的，我从来都承认，可是她要的我现在已经给不起了，我只能尽我的能力将来去给她最好的生活，其他的我已经全部都给了别人，没有了。”

姬小小转头看着他，一脸的不解：“什么给了别人，你给了别人什么？”

玄墨本来想趁机好好表白一下，结果听到这么一问，又看到她一脸的懵懂，忽地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敲了一下她的额头：“小傻瓜，我总算明白什么叫对牛弹琴了！”

“什么意思嘛……”姬小小皱皱眉头，揉揉有些发疼的额头，“干吗敲我……哦，你骂我是牛是不是？”

“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承认的。”玄墨失笑，有些恍神起来。

也好，什么都不懂也好，何必非要说清楚呢？

自己宠她一辈子不就好了，不必要她开窍的。

“你居然敢骂我，我……”姬小小气不打一处来，忽地一把推开玄墨，“我不要你了！”这个……

“不许！”玄墨站在她身后，拉住她的手。

“你没资格说不许！”姬小小继续跺脚，快步走到对面的屋顶上，回头，看着他，“我才是那个有资格的人！”

玄墨急了，赶紧追上去：“小小……”想了想，收起着急的神色，忽然一脸讨好地拉住前方女子的衣角，“不许不要我，我一直都是你的人，你说你要负责的！”

呃……

这个男人变脸好快啊，可是当初说要负责的那人，好像真的是自己呢。

“你不能不负责的！”玄墨继续哀情攻势。

反正他是看清楚了，小小就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

沉默半晌，姬小小终于松口：“好吧，我会对你负责的！”

玄墨一把搂住她的腰，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小小，你好可爱！”

姬小小一下没反应过来，被搂着在空中转了一圈，落地的时候，还有些傻愣愣的。

不过随即，她笑了起来。

嗯，感觉……还不错。

“小小……”星空下，姬小小靠在玄墨的胸膛上，躺在皇宫屋顶的琉璃瓦上，听得耳边传来一阵呢喃。

“嗯？”她的小手抚在他的胸口，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等战事结束了，就不会再有女人来夺走你的东西了，我会处理好宫里那些女人，保证你回去以后不受困扰！”

“嗯！”

“小小，相信我，我心里再也无法住进别人。”

“……”

“小小……”玄墨微微抬头看了一眼，不由苦笑。

怀里的人，不知何时竟然已经睡着了。

中秋节浑浑噩噩就过了，当玄墨送姬小小回去的时候，萧琳和小红还坐在桌前，不过都醉倒了。

桂花酒香甜可口，却后劲极大。

萧琳心情不好，自然多喝了几杯，又让小红陪着喝，两个女子，都喝得醉醺醺的。只留下金玲，喝得少些，酒量也相对好些，收拾了桌子，正有些无奈地将两人“拖”回屋子里去。

“嘘——”玄墨的食指放到唇边，示意金玲噤声，便将姬小小抱回了她的屋子。

一夜好眠，玄墨难得连着几日精神好，心情也好。

他不知道萧琳心中是怎么想的，但是时间够久了，是该把小小接出冷宫了。不然，怕年深日久，她会把自己的恨转嫁到小小身上。

恨自己爱的人从来很难，恨别人，从来都很容易。

所以女人往往不恨朝三暮四的男人，却恨抢夺了她们丈夫的女人。

玄墨叹口气，这话，是当初一个被皇后杀害的女子对他说的，至今记忆犹新。

“皇上，前线战报！”正思索间，却见一个小太监匆匆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递上最新

的战报。

同时送到的，还有暗卫的密函。

虽然是传令兵一起送来的，不过送信之人却是不知道的。

密函夹在战报之中，就是一张多余的废纸而已，需要用特殊的药水才能看到上面的字迹。

所有的暗卫都练过蝇头小楷，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详细记载几千字乃至更多，却不会让人看不清楚。

战报说，三日前已经攻下苍城，至此，被楚国夺走的所有州县已经全部收复。

然而暗卫送来的密函，让玄墨一下拍案而起：“胡闹！”

密函上说，大军虽然收复所有失地，但是大元帅显然还是不满意，勒令三军整顿三日以后，即刻出发，攻打无忧城。

三军将士屡劝无效，常陵王一意孤行。

算起来，若是玄尘真的下令了，那么，攻克无忧城就在今日开始。

玄墨眉头紧锁，三军将士长途跋涉，一直到收复苍城，几乎没有休息过，仅仅是凭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支撑着的。

现如今月余时间，失地全部收复，正是大家都松一口气要好好休息的时刻，玄尘这个时候让人攻打楚国的城池，一定会引起三军将士的不满。

他果然没猜错，玄尘恐怕志不在黑旗军，他要的，远比这个要多得多。

之前没有听说玄尘指挥战役，几乎事事听从金矛王爷的，金矛王爷甚至屡次上疏，说玄尘好学，聪明，提出的见解经常和自己契合。

当时他还想着，玄尘身上，果然流着“那个人”的血，对于战场，战争，兵法，适应得相当快。说不定假以时日，真的是个很出色的将帅之才。

可这念头一出来，却被这份密函给冲刷了。

玄墨沉思起来，终于有些明白玄尘这么做的原因了。

目前大魏除却黑旗军以外，其实所有的将帅，士兵，都不听他的指挥，或者顶多是表面上的应和，他们真正信赖的，只有金矛王爷或者是病床上的刘鉴雄。

战场是个讲实力的地方，兵营更是谁强就听谁的。

看常陵王凌玄尘一副弱不禁风的书生气质，即使武功也算不弱，可是在将士们心中，嘴上无毛终归是办事不牢。

况且，在魏楚战役之前，玄尘不管是文武哪方面，都是寸功未立，根本没有任何威信可言。此刻，他若不是拥有大元帅的身份，那些将士们哪里将他这个什么常陵王看在眼里？所以，他必须要立功，必须要打无忧城。

打无忧城无外乎两种结果：第一，攻克下来，那么，他就是大功臣，在将士们面前的威望自然是大大提高了，这对他将来可能要实行的下一步计划十分有利。第二，攻克不下来，损兵折将。

这第二条，对玄尘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因为玄墨注意到，密函上说，这次打头阵的不是黑旗军，而是其他军营。

那么，即使损兵折将，失去的不过是不忠于他不屑他的那些将士，这些人损失得越多，他将来的阻力就越少，何乐而不为？

因此这无忧城一仗打下来，胜也好，输也好，对玄尘的将来，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直以来，是自己看轻了他啊。

以为他真的是与世无争的，甚至有一段时间，玄墨认为玄尘不会成亲，不会娶妻，很有可能去修仙或者遁入空门。却原来像他这种几乎有些厌恶凡尘俗世的人，斗起智谋来，一点不输给他这个长期都待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啊。

难道，这也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吗？

或者，玄尘生来，他的血液之中流淌着这种不安分的因素，只是很早之前，他不屑拿出来使用而已。

他的聪明，确实让玄墨感到了一点棘手和无措。

玄墨当然不会傻到以为，玄尘跟了金矛王爷月余就已经彻底学会领兵打仗，成为一个行军布阵的高手，所以才下了这个决定。

但是他一直认为，玄尘至少应该是善良的，不会愿意看到血腥和杀戮。

毕竟，自己当年是那么疼爱这个唯一的，年幼而失怙的弟弟。虽然之后因为有些事情，他们形同陌路，但是那个曾经纯真的小男孩一直依然住在他的心中。

几十万将士，就因为他的一句话，恐怕将陷入险境。

“小徒婿，愁眉苦脸的，遇到什么难事了？”正想着，空中忽然飘来一声戏谑的声音。

玄墨眉眼一挑，大喜：“师父，你来了？”

空中顿时飘落一个白色的身影，好在玄墨此刻要冷静思考，将屋内的人都赶了出来，没人看到。

“看看，我老头子来得还及时不！”天机老人毫不在意地拿起案台上的战报和密函，扫了一眼，从怀里拿出一本册子丢到玄墨面前，“喏，费了我老人家好几天时间才写好的，总算是赶得及。”

玄墨满脸不解地拿起那本册子，只见封面上没有任何字，打开一看，里面画了很多奇怪的图案。

“这是什么？”玄墨抬头，看着天机老人。

“奇门遁甲，阵法大全。”天机老人哀叹一声，“这可是我三天三夜没睡写的，你可得好好学。”

玄墨奇道：“学这个做什么？”

“让你学就学，师父的话都不听了，小心我把小小带走！”天机老人沉了脸，佯怒地看着他，“怎么，不信师父的话？”